史記志疑

梁玉繩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又問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中

盧學士曰次所卽近旁也二字疑衍出政如逡巡遁逃之比漢書無近字有旁字宋子京音步浪反恐亦未然

陳守令皆不在

案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秦無陳郡陳止是縣則守非官與下守丞全皆衍字劉敞曰衍皆字守非正官權守者耳胡三省曰秦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爲權守良是蓋令下缺尉字余謂下言守丞必陳尉守之而陳縣不應一時令丞俱無正官疑皆卽守令之名

西擊

案擊下缺秦字。當依漢書增

止次曹陽二三月

史詮曰。月當作日。

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

附案其字乃耳之譌。張耳子也。

不如少遣兵

附案遣乃遺之譌。誤也。索隱本是遺字。與漢書合。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

案索隱云。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郯當作郟。是郟鄏之地。正義云。疑汝州郟縣是。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相近。又走陳。蓋誤作郯耳。胡三省曰。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鄏而東矣。正義近之。錢宮詹曰。漢志潁川有郟縣。與陽城相近。非郟鄏之郟。

鉅人伍徐

附案徐廣云徐一作逢是漢書作五逢

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

案漢志東海郡高帝始置秦無此郡何以有守錢大昭曰守慶疑是人姓名廣韻守亦姓出姓苑

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

附案說文繫傳夥字注引史曰夥乎涉之爲王黕黕者也孫侍御云沈沈劉伯莊云猶談談又作潭潭韓昌黎詩潭潭府中居是也作黕無義繫傳多誤字不足據

爲陳涉置守冢三十家

案史漢高紀皆言予守冢十家此誤

褚先生曰地形險阻

附案史公以過秦論上篇爲世家論。漢書仍之。褚生妄爲增換。而淩氏不考。倂刻一字以別于正文。誤矣。徐廣曰。一作太史公。裴駰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駰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卽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己位號也。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案孝公時不能取地至西河外。說在始皇紀論中。

收要害之郡

案收上缺北字。

兼韓魏燕趙宋衞中山之衆

案此與賈子漢書文選皆不言齊楚兩國當是脫耳

遁逃而不敢進

附案當作逡遁說在紀管子戒篇蹷然逡循司馬相如傳上林賦逡巡避席文選東都賦逡巡降階漢書趙飛燕傳逡巡固讓四條紀中未及

吞二周

案此非始皇也說在紀

而轉攻秦

附案而字當在轉下

外戚世家第十九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

附案太史公曰四字當與上連寫不提行

呂娥姁爲高祖正后

案本紀標曰旣編高后之年外戚裁篇難缺娥姁之事撮敘大略體例宜然但何以不及其父呂公封臨泗侯乎

天誘其統

附案徐廣云一作袠是也史公用左氏語

長丞已下吏奉守冢

附案漢書吏作使是此脫其旁耳

於是召復魏氏及奪賞賜

案及尊二字衍漢書無

而代王王后生四男

案景紀作三男疑四字非觀後十四男誤十三男可見

竇皇后親蚕卒葬觀津

附索隱引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漁釣墜泉而死景帝立太后遣使者塡父所墜淵起大墳于觀津城南人間號爲竇氏靑山唐書世系表及竇建德傳言后親名充水經濁漳水注稱竇少翁蓋是其字舊本譌作少消而舊唐書建德傳作竇靑賓字記引隋圖經亦作靑則因入名山言充者非也

竇長君

案少君書名而長君不書名何也索隱引決錄名建

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于長安

案索隱謂公亦祖也以公昆弟爲全祖昆弟此解似非方氏補正曰封公二字疑衍或曰田宅金錢皆封公家所有以予之賜修成君亦曰公田百頃也

因欲奇兩女

附案漢書奇作倚。

又有羣者所夢月符

案漢書有作耳是也。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

大行奏事畢

案景帝中六年始改典客為大行。此時未也。漢書畢作文。

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

案十三男當作十四男。十二男當作十三男。

次為林慮公主

附案漢志河內郡有隆慮縣。因避東漢殤帝諱改名林慮。高祖功臣侯表及惠景侯表皆作隆慮。而此獨作林慮。蓋後人妄改之。

以元朔四年崩

案四年當作三年。

武帝初即位

附案篇內五稱武帝。皆後人妄改。史公本文必曰今上曰上。

於是廢陳皇后

附案索隱曰。皇后廢居長門宮。司馬相如爲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信有之。復幸恐非實也。明張伯起譚輅曰。陳后買賦一事。千古以爲美談。予謂此事所必無。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死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自爲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爲此說耳。日知錄十九曰。陳皇后復幸本無其事。長門賦乃後人託

名之作。相如以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復幸之云。政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下文求子二語乃疑敘衍詞

爲昌邑王

案李夫人之子髆以天漢四年六月封昌邑王。漢表傳並書之。其封在李夫人卒後。非史所及載。則此句似後人增入者。但漢外戚傳述李夫人病篤之言曰。願以王及兄弟爲託。武帝亦云。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先虛號爲王。年幼畜于宮中。至天漢四年始封昌邑耶。

號協律

案此下疑脫都尉二字。續律歷志云。武帝正樂。置協律之官。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

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案佞幸傳亦云延年與中人亂誅但延年先已坐法腐刑不得言與中人亂豈釋氏所謂半釋迦耶抑如欒巴之陽氣復通耶然徐廣于佞幸傳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漢外戚佞幸二傳亦曰延年坐其弟季亂後宮族則此爲誤也又廣利以伐大宛功侯非武帝憐李氏而封之至余有丁謂廣利封時李氏未誅以此文爲非史詮遂謂此文乃褚生所增皆謬以後之族廣利妻子與族延年兄弟併爲一時一事耳

褚先生曰

附案此所續爲褚生極筆非他蕪陋可比惟言武帝年七十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是誤耳然贊武帝譴死鉤弋爲賢聖雖立言之體究非人情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不問有罪

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乃以爲聖何哉滹南集君事實辨曰母子天倫也立其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生子皆譴死後宮誰敢舉子者非惟不仁抑亦不智末流至元魏以此爲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冢嫡有輒相勸爲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武帝此舉可爲法哉而帝自以爲明史臣又從而贊譽之何其悖也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附案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趙太常云言同母以別于異母則可言同父以明異母不可夫父而何異同之見哉

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

案漢傳元王好書多藝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邱伯世有元王詩諸子多賢天子尊寵元王子比皇子當與河間獻王竝號賢藩而史公概不之及僅敘在位年數不亦疏乎又高帝初封交爲文信君此亦失書

子夷王郢立

案夷王名郢客說見諸侯王表又漢傳言元王太子辟非先卒故以郢客嗣此亦缺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案戊二十年夏四月薄太后崩則冬字誤也又攷楚所王者薛東海彭城三郡此云削東海漢傳云削東海薛郡未知孰是或謂漢書高紀以碭薛郯三郡封交而元王傳作薛東海彭城紀傳不仝疑交封四郡曰不然高紀誤也郯即東海郡

碭爲梁國.地理志甚明.時以封彭越.楚王安得有之.

作戊與吳王合謀反

案春上脫年.或曰明年.或曰二十一年.

楚王戊自殺

附案漢五行志引劉向云.戊與吳王謀反.兵敗走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于水.是戊與濞仝死越也.劉奉世以向爲誤.

子襄王經立

案襄王名注.疑經誤.

襄王立十四年卒

案十四一作十二.說在諸侯王表.

王純立

案此下廿七字後人妄續.當削之.而其所續又與漢書異.漢

書言純子延壽嗣位以謀反爲後母父趙長年所告自殺此言純爲中人告王反謬矣

其父高祖中子名友

案高祖八男趙王友行居六

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案遂乃文帝所立豈大臣立之乎此與呂后紀仝誤

以爲文王

案以當作是

相距七月

案史漢景紀絳侯梁孝王世家周勃文三王傳七國以正月反三月滅此及高五王傳作七月誤酈商吳濞傳作十月更誤趙雖後下不能相距如是之久也

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錢唐張孝廉雲璈曰漢書賈傳及楚元王傳言賈爲高帝從父兄諸侯王表作從父弟雖兄弟小異然可補史缺

王淮東五十二城

案漢書高紀作五十三城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張孝廉曰功臣表亦云與高祖疏屬劉氏案隱引楚漢春秋稱爲宗家則似疏遠矣然漢表言澤爲帝從昆弟本傳言高祖從祖昆弟孟堅當必有所見可補史缺而方望溪補正謂禮小功爲遠兄弟記曰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族未絕故曰屬古書無一字汜設據方氏解則從祖兄弟正是疏屬

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　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

案是時爲高后七年。乃劉澤王琅邪呂祿王趙之時也。趙王友幽死。呂后令代王徙王趙。代王不從。遂封呂祿爲趙王。則知呂后初意欲以代王王祿也。此文當作太后欲立呂祿爲王王代。呂字衍。大臣請立呂祿爲趙王。呂字譌。兩呂產皆當作呂祿。下文田生說張卿曰。呂產王也。亦誤以祿爲產。蓋產已于六年爲呂王。不待是時議立。且呂之初王乃呂台非呂產。呂本王濟南非王代。通鑑考異及劉攽于漢書高后紀。俱不知此文之誤而爲之說。

今營陵侯澤諸劉

案劉下缺長字。漢書有。

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

案集解及師古注司馬氏通鑑並從史漢呂后紀齊王傳以此言台謀爲誤是也。索隱引劉氏謂燕齊兩史各言其主立功之迹。太史公聞疑傳疑。遂各記之。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食七十城

附案漢書高紀封肥七十三縣。荆燕吳傳作七十二城。高五王傳作七十餘城。即史高紀吳濞傳亦云七十餘城。此與曹相國世家及漢書參傳言七十城者。舉大數耳。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

附案高五王傳以哀王立于孝惠六年誤。

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于高后

案篇中曰呂太后曰高后曰太后。錯雜似兩人。皆當作太后。

鄗侯

附案徐廣作鄗是說在呂后紀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

案明年誤漢傳改是歲

非有漢虎符驗也

附案文帝紀二年九月初爲銅虎符而據此文則呂后時已有虎符矣胡三省曾疑之大事記云虎符用銅始於文帝當是也

西馳見齊王

附案史詮曰西馳當作迺馳是也傳寫譌脫耳

悼惠王於齊

案於字乃王字之誤呂后紀可證

擅廢高帝所立

案呂后紀及高五王傳作擅廢帝更立是也此誤

固恃大臣諸將

案呂后紀五王傳諸將乃諸侯之誤又五王傳恃作待並通

太子側立

案側當作則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

案後二年誤五王傳作明年是也七人乃十人此與惠景侯表作九人並誤漢紀傳亦誤仍爲七人

三國兵共圍齊

案上明言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發兵應吳楚欲與齊而齊城守不聽則圍齊之兵固四國也乃此以下歷言三國豈非脫

誤張晏護其說以三國爲膠西菑川濟南不知膠東王是時何在哉吳濞傳始亦言西國攻臨菑末復言三國圍齊不能下以三國爲膠西膠東菑川則是時濟南王又安在耶漢書襲史元文故仝其誤

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

案吳濞傳云齊王悔約自殺在吳舉兵未敗之先與漢書枚乘傳言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改合枚叔當時人且諫書不應虛說則此敘孝王自殺事在亂平之後誤也劉攽劉奉世反疑諫書非眞殊不然矣

續齊後

附案漢書鄒陽傳云齊王自殺不得立嗣劉奉世曰蓋嘗有爲此議者耳

子次景立

附案景乃昌之譌。

急乃爲宦者

附案徐廣急一作及。五王傳作及爲宦者。則似急與及音近致譌。乃與及形近誤添也。而孫侍御云。急乃爲宦者。言徐甲貧窮無聊。乃自刑而爲宦者耳。非有譌字。五王傳非。

不得閒於天子

案不字衍。

子建延立

案年表及漢表傳皆作延。此誤增建字。

頃王二十八年卒

附案八字乃六字之譌脫。

是爲惠王

附案此下四十八字後人所續嘗删之且所說孝王景之年與漢書不合

後十二年

附案十二乃十三之譌刻

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

案濟北王志因其郎中令劫守不得發兵耳見吳濞傳此言非實

以勒侯

附案勒乃朸之譌文五王傳作扐

以武城侯

案當作南城說在惠景侯表

志以齊悼惠王子

史詮曰亦作以非也

是爲頃王

附案此下四十四字後人妄續且年數謚法多誤也

以昌平侯

案當作平昌此作昌平誤史漢侯表列傳世家及水經注廿六可證正義誤以上谷昌平言之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

案漢書高紀言何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則知漢書誤脫御史律令而此誤脫文書此所謂圖書卽圖籍也方回續古今考云何收丞相御史圖籍文書博士官所職不遑收取致爲

項羽所焚而後天下無副本圖謂繪畫山川形勢器物制度族姓元委星辰度數籍謂官吏版簿戶口生齒百凡之數律與令則前王後王之刑法文書則二帝三王以來政事議論見于孔子之所刪定著作戰國以來百家迭興大率龐駁不純去非取是在乎擇耳據此則漢初諸書自有正本未盡燬于秦楚之火也而後儒紛然者何哉

何進言韓信

案此處漢書有蕭何勸漢王王漢中一節似不可缺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

案漢書作走得獸刊誤補遺曰走得獸者謂其追而殺之得走獸則乖本旨矣

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

案漢書作父母是

漢十二年秋

附案十二乃十一之譌文

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附案此以疾字爲句而漢書奉作秦班馬異全本史亦作秦則奉爲譌字當以法字句絕

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考要曰蕭何開國之元臣保全名位少之者概以秦之刀筆吏譽之者謂與閎夭散宜生爭烈皆非確論宋儒陳氏以何有相國之器而擬以狐偃趙衰得之矣又有說在李斯傳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平陽侯曹參者

案博物志參字敬伯班彪譏史公云蕭曹陳平董仲舒竝時之人不記其字又史記考異曰蕭曹皆以相國終故目錄皆云相國與陳丞相張丞相一例篇首參不稱相國而稱侯此義例之疎也

司馬尼

附案尼乃卬之譌說在高紀

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

案漢傳作二十三日

王武反於黃

案漢傳作外黃攷史漢樊噲傳云破王武于外黃漢灌嬰傳云王武反擊破之攻下外黃則此缺外字乃陳留之縣也徐廣以魏郡內黃言之非

柱天侯

附案史記攷異曰小司馬本作天柱侯故引廬江潛縣之天柱以實之

高祖三年

案三當作二漢傳及水經注六可證

東攻魏將軍孫遬

附案水經注引漢書作魏將孫林遬與今本異索隱本作郞孫遬又別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

案正義引括地志以定州曲陽爲說余有丁云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兩解竝非蓋曲陽乃陽曲之誤太原陽曲縣也又考武垣正義以爲涿郡之縣漢傳作東垣則

爲眞定。恐皆誤。徐廣謂河東垣縣是已、武字東字衍。涿之武垣亦單稱垣。說在惠景侯表。故此誤以垣爲武垣耳。陽曲抵垣不甚遠。是以追及之。

還定濟北郡

附案師古云。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攷漢書高紀六年稱東陽郡鄣郡吳郡郯郡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楚元王傳稱東海彭城郡。史漢高祖功臣表及灌嬰傳亦稱吳郡。黥布傳稱廬江衡山豫章郡。皆秦郡所無者。豈俱追書乎。楚漢之閒。諸王各自立郡。漢初仍其故名呼之耳。漢書考異曰。膠東濟北項羽所立國名。與齊號爲三齊。臨淄卽齊郡。博陽卽濟北王郡。曹參傳濟北郡蓋田榮併三齊之後以濟北爲郡。師古以爲史追書之非也。

虜其將軍周蘭

案灌嬰傳嬰虜周蘭。

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

案田儋灌嬰傳皆言嬰得光。

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

案史漢表是萬六百戶此誤多三十戶。表據侯籍可信也。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案曹參周勃兩世家及樊酈灌靳傳俱總言戰功而通前計之其數多不合何也。

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

附案梁溪漫志云孟子莊嶽之閒注。齊街里名。左傳襄公二

十八年反陳于嶽注里名嶽嶽字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此說頗新而非也嶽嶽二字未見通用猶覺寮雜記曰嶽市二事嶽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爲亂非省事之術也

出入三年卒

案三年乃四年之誤參自惠二年爲相國至五年卒也

顜若畫一

附案顜當作斠說文曰平斗斛也與月令角斗甬之角仝漢書作講文穎曰或作較通鑑作較宋書武帝紀封宋公策云較若畫一較亦有角音而索隱謂又作覯

民以寧一

附案上言盡一。則此不得言寧一。漢傳作壹。荀紀作謐。

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

案名臣百官兩表皆于高后八年書御史大夫張蒼。則文帝未立窋已免官明矣。攷窋以高后四年爲御史大夫八年免。史漢呂后紀八年九月（今本作八月誤）稱窋行御史大夫事。後九月代邸羣臣上議。卽曰御史大夫張蒼。不列窋名。是窋之免官。必在八月以後。特大臣誅諸呂之際。變起倉卒。窋尚守故官。蒼之繼窋。當亦在九月。其涖官在後九月耳。此以窋免于文帝立後。劉攽又言呂后紀誤。俱非。

子時代侯

附案侯名多異。說在功臣表。

時尚平陽公主

案當作陽信公主

征和二年中

附案此下十二字後人妄增當删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

案下有子房之稱何以此不書良之字班史補之矣

大父開地

附案荀子臣道篇以韓之張去疾爲篡臣楊注謂去疾張良之祖恐不然索隱云王符皇甫謐竝以良爲韓之公族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案昭侯謚昭釐兩字謚也宣惠王謚宣一字謚也說在六國

表至襄之爲襄哀桓惠之爲悼惠則未知孰是

未宦事韓

附案宋祁曰宦疑是嘗字

良夜未半往

案漢傳無未字是

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

案漢書無見景駒三字乃班氏改正史記之失也班于高紀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是補史缺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

遂北至藍田

附案遂乃逐字之譌

樊噲諫沛公出舍

附案徐廣藏別本噲諫辭一段當改入之此諫與排闥數言全出于忠讜史氏所宜書疑是後人從漢傳妄裁之也

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案漢書高紀云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則此所言非也漢書亦仍世家之誤故紀傳駮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　誰爲陛下盡此計者

案天子稱陛下自秦始也然是時漢王未即天子位而酈食其張良凡稱陛下者十五非也

其不可八矣

滹南集辨惑曰張良八難古今以爲美談竊疑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云度能制桀之死命得紂之頭豈封于未滅之前耶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

非以計其利害也奈何以項籍之命爲比哉酈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叛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奈何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不學史曰良爲帝籌而欲其爲湯武何耶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何以分列爲兩節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并之者以其一體也至于倒置干戈歸馬牧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爲三何哉班氏頗見其非乃并湯武爲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既以湯武爲一事故又分楚雖無彊以下爲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八難之目安知無誤耶

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

案事在五年十月此云四年之秋誤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

案侯表及漢書高紀封功臣在十二月.非正月也.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

史詮曰.重出六年二字.漢書刪之是.

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

邵氏疑問曰.謀反何事.明語沙中.上云何語.良云謀反.豈諸將不軌之情先之良與.未足信也.明李維楨史記評曰.沙中之人怏怏不平.見于詞色.未必謀反.但留侯爲弭亂計.故權辭以對耳.評林明茅坤曰.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子房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羣疑定矣.史通暗惑篇曰.羣小聚謀.侯問方對.若高祖不問.竟

欲無言耶。且諸將圖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然則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敷演妄益耳。

於是高帝卽日駕西都關中

附案高紀名臣表劉敬傳皆以都關中在五年。此在六年誤。第是日之入都關中。乃居櫟陽宮。至七年始徙居長安。蓋櫟陽長安俱關中也。漢書高紀改入都關中爲都長安誤甚。不但長安宮闕未興。而其時盧綰尚爲長安侯。建都云乎哉。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

案史詮謂誤以釋之爲澤是也。蓋建成侯名釋之。周呂侯名澤。此文之誤。因澤釋字通而又脫之字耳。通鑑考異云。澤當是釋之。史詮所本。下呂澤仝誤。

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案叔孫通傳亦有留侯招客從太子語。班氏于王貢兩龔鮑傳序稱爲近古之逸民。蜀志虞翻傳言鄭大里黃公潔已暴秦濟惠帝難。通鑑考異曰。高祖剛猛伉厲。非畏縉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讀史漫錄曰。通鑑不

載四皓事。極有識見。蓋子房調護太子。自有方略。不假此也。如請以太子爲將監國中兵。此子房之略。其計深矣。史記疑問曰。四老者既無令名于天下分爭之日。又無經濟於孝惠爲帝之年。逃匿山中而辨士可請。不爲漢臣而呂后可要。急請閒泣。唯知柔媚之乞憐延頸欲死。勦襲游談之浮說。即有是人。品奚足重。蓋盡屬子虛者矣。十六國春秋前涼張重華謂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死于長安。有四皓冢。不還山也。任昉文章緣起有惠帝四皓碑。而無能子商隱說云。四人懼禍來賓太子。復隱商山。所言各異。恐不足據。小倉山房集有書留侯傳後一篇云。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余謂四皓之事更有可疑者。四人或聚隱一處。亦未可知。然史但言逃匿山中。不詳何山。王貢等傳序云商雒深山。後書鄭康

成傳云南山四八月仍之云上洛商山。水經丹水注云隱上洛西南楚山夫商楚在關中。寧有避秦謝漢而反居近地乎。是說未可信。且爲太子賓客。安得不先見帝學史曾論之。四人雖自晦氏族。第侍宴時各言姓名。必有眞數奏。乃對以號。又自稱曰公曰先生。草野倨傲。必無此理。巵林嘗辨之。東坡和陶貧士詩。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蓋譏之也。前賢疑四皓輔太子非實。又或疑四皓爲僞。皆非無見。南齊書徐伯珍弟兄四人居九巖山。白首相對。時呼爲四皓。則有其人。殆亦徐伯珍流與。抱朴子至理篇引孔安國祕記言四皓皆仙人良師之。允安說耳。獨怪讀史管見以子房實有招四皓事。合于春秋首止之盟。易納約自牖之義。異乎所聞矣。或謂四皓曰臣聞

母愛者子抱。索隱云出韓子。韓非與四皓並世。已引其言爲臣聞。亦僞託之驗。曰此不足以折之。韓子備內篇是引古語也。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案周昌相趙。而趙堯乃爲御史大夫。徐廣據百官表謂堯爲御史大夫在十年。則太子位已定。安得十二年尚欲易太子乎。通鑑書于十年。復攷其異是也。

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

附案索隱引陳留志崔氏世譜四人具載園公等姓名及字。師古王貢等傳注云。四皓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迹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氏。自相錯互。語又不

經今竝棄畧一無取焉顏注是也又有以圜爲圖者東觀餘論據漢世石刻作圈以圈是册牘傳寫之差匡謬正俗辨之曰圈稱陳畱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四皓有圈公非圈公又有以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爲一人者見周密齊東野語而後書康成傳孔融郎稱夏黃公周密歷引諸書以證綺里季夏之非又有以角里之角當作兩點下用者見宋史儒林傳而角無其字路史發揮四皓辨已言其誤矣湖本及他本皆訛角字非也

呂后眞而主矣

案此語可疑高帝豈預知有呂氏稱制之事乎御覽百四十七引此文云呂后子眞貳主矣

出奇計馬邑下

附案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與漢傳合續古今攷謂是出奇計于馬邑之下以下馬邑爲非似不然

後八年卒

案漢傳八作六考表良以高帝六年封卒于呂后二年在位十六年則當是九年史漢俱誤

坐不敬國除

案史漢表坐殺楚內史非不敬也此與漢傳誤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高帝何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旣出其計祕世莫得聞

案韓王信夏侯嬰匈奴等傳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解圍者止于重賂而已烏有所謂奇祕之計哉史公造爲此言遂使桓

譚集解引應劭漢書高紀注新論意測以美女動之不惟鄙陋可羞亦誣陳平甚矣

傳教孝惠

史詮曰當作皇帝

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

案參以孝惠五年八月卒此與漢書參傳誤作六年

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

案王陵歸漢甚早非攻籍時始從而又何不肯從高帝之有其封亦在六年未嘗以其善仇晚封所說皆非已辨見功臣表中

賜平金千斤

案史漢孝文紀皆作二千斤。

子蒯侯恢代侯

附案史漢表恢皆作悝。史詮曰古字通用。

子何代侯三十三年

附案何爲侯二十三年。傳寫譌也。

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攻張

附案漢傳敘地名多異。如蒙之爲薄。甄城之爲鄄城。張之爲壽張。恐非光武改東郡壽良縣爲壽張。而史不言壽良者。方輿紀要云。山東壽張縣南有張城也。

魏安武侯

附案一本作武安是.

沛公拜勃爲虎賁令

案徐廣作句盾令.而漢傳作襄賁令.賁音肥.東海縣名.

擊盜巴軍

附案盜巴漢傳作益巳.如淳曰.章邯將.漢書評林云.二字筆畫相似.未辨孰是.

攻曲逆

案曲逆誤也.漢書作曲遇是.音顒.曲遇在中牟.故下文云還守敖倉.若曲逆屬中山.不相值也.

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

案川當作水.說在高紀.凌氏云一本作水.未見.

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

案陽乃陰字之譌。謂濩嬰也。然預稱侯非。

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戸

案戸口此多八十。說在表。漢傳一百。有本作二百譌。

乘馬絺

案乘馬姓絺名也。漢傳名降。

丞相箕肆將勳

附案漢傳肆作肄古通。下文高肆作高肄可見。至勳之作博。

索隱以爲漢書字誤。徐廣謂箕一作奠勳一作尊一作轉。亦

誤也。

得孫丞相程縱將軍陳武

案鄭商傳以爲商得程縱何也。又此陳武乃陳孫將。別是一

人。非棘蒲侯。

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

御史大夫施 句 屠渾都

案高紀言勃與噲偕將兵擊盧綰蓋一先一後仝有破綰之功故並舉之其實勃代噲將者也而此有二誤時勃爲太尉噲爲相國陳丞相世家樊噲傳可據此誤以相國爲勃矣噲傳云破綰丞相抵薊南此誤以抵爲綰將當是得綰丞相抵大將偃耳又渾都即上谷軍都縣而施乃綰御史大夫名師古謂姓施屠名渾都殊非

定上谷十一縣

附案一本作十二縣是與漢傳合

遼西遼東二十九縣

附案漢傳無遼西非遼東止十八縣也

每召諸生說士

案漢傳士作事

居月餘人或說勃曰

案文紀百官表勃爲右丞相在孝文元年十月其免相在八月則首尾凡十一月安得言月餘哉漢傳作居十一月是

歲餘丞相平卒

案勃以元年八月免相平以二年十月薨中間止隔一月安得言歲餘哉當是月餘之誤

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

劉辰翁曰封不可予漢傳缺受賜二字

持國秉

附案野客叢書依蔡澤傳疑秉下脫政字恐非秉卽柄也

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案禮是時似未爲宗正說見文紀

祝玆侯徐厲

案嘗作松玆侯徐悼非祝非厲也亦說在文紀中

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

案吳王傳剽輕諸語出鄧都尉此云亞夫自請于上漢書兩傳亦仍史異師古以爲未知孰是索隱謂問鄧都尉得其實又漢傳有趙涉遮說亞夫覇上事此不載何也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

案五人乃七人之誤說在景紀此人姓唯徐名盧似脫唯字說在惠景侯表

此不足君所乎

附案一本此下有非字漢傳亦有

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案史漢表皆云以酎金免漢傳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與此各不仝徐廣謂此辭句有顛倒是也日知錄廿七曰當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衍有罪二字余謂當云爲太子太傅有罪免十三年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應增免字

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案以伊周比絳侯不倫說在李斯傳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附案御覽百五十九引史曰。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是日兔園。今本無兔園句。

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

案文三王傳屬下有謀字是。

諡曰孝王

附案曹操發孝王冢。掠其珍寶。見陳琳檄。

是爲平王

附案王襄卒于大漢四年。史不得稱諡。必褚生妄易也。亦說見表

依上文是爲代王之例。當作是爲梁王。

梁平王襄

附案此下凡稱王襄之諡皆衍。又此句當與上文連接。各本誤提行寫。

李太后亦私與食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

附案此句傳寫有誤當云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士通等亂宮乃官之譌尹霸士通二人姓名正義非

乃削梁八城　梁餘尚有十城

案文三王傳云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梁餘尚有八城與史異

襄立三十九年卒

附案此下十九字刪褚生妄增也三十九年亦誤

坐射殺其中尉

案中尉疑中傅之誤說在諸侯王表

地入于漢爲郡

附案濟川爲郡史漢不著其所在水經注七引應劭曰濟川

令陳留濟陽縣則陳留郡即濟川國與呂后時濟川國異

褚先生曰

附案褚生續語可刪且桐葉封應與晉世家異褚本於韓詩外傳非也辨見水經滍水注及漢地理志潁川父城注燒梁反辭與田叔傳不合恐皆非事實惟所言漢諸侯王朝見期法可補漢史之缺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閼于

宋史漢紀表傳俱云臨江哀王閼無于字乃此兩書臨江之名皆作閼于蓋誤也

好儒學

陳大令曰漢代賢王河間稱首修學好古表章六經且毛公

治詩貫公傳左氏獻王皆以爲博士茲當時不立于學官者其後毛詩獨存左氏盛行實自獻王發之史俱不言何疎略也古稱宗藩之賢曰間平謂河間王及後漢東平憲王蒼

子剛王基代立

案基一作堪說見表

子頃王授代立

附案頃王二字衍說見表

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

案三年誤作四年說見表

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案景十三王傳建與其女弟徵臣姦則姊弟乃女弟之誤盡字衍

王服所犯
案王建罪狀。詳十三王傳。此甚略。
從一門出游
案漢傳游作入。
與其女
案女下缺弟字。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
汪繩祖曰十三王傳載靖王聞樂對詞旨悲壯。小司馬稱爲漢之英藩。則非徒樂酒好內也。蓋以漢法嚴。吏深刻。託以自晦。有信陵君陳丞相之智識。史略之何歟。又百二十餘人或并其孫數之。非必皆其子耳。而漢書無枝屬二字。
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

附案注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御覽五百七十四誤以劭說爲史本文經史問答云是妄言也武陵桂陽並未嘗屬長沙而零陵至武帝始置郡安得如劭所言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案二王年數及王庸之謚史漢不全說在表

齊有幸臣桑距

附案漢傳桑作乘未知孰譌

於是上問寄

附案問字乃聞之譌

子賢爲王

案慶爲哀王之子而哀王弟名慶不宜與叔父仝名其誤明矣當依年表漢書作通平爲是徐廣云一作建亦非

用常山王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案上十一年衍一字下十一年衍十字安世父十年卒安世一年卒也俱說在表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

附案史缺三王世家褚生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廷議封策補之論亦僞託而其誤處如元狩六年俞侯欒賁爲太常而曰太常臣充索隱云趙充未知所出公孫賀爲太僕不爲御史大夫是時張湯爲御史大夫用事無因有賀以參之而曰太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五等之爵成周定制而曰春秋三等從殷制合伯子男爲一左傳昭四年鄭子產獻伯子男之禮六謂禮儀從仝昭十三年子產曰鄭伯男也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疏引王肅云連男言之是以爵耳韋昭云鄭在男服其餘月日亦駁殆半由好事者傳錄之誤歟又自序傳稱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以三策爲武帝自製故漢書武紀特書初作誥也乃以褚所補者與武五子傳校之字句之閒多有全異豈史臣秉筆敢于竄易耶抑褚生所編不盡依元本耶至其疏解不但有失史裁辭亦蕪淺與五子傳戾不足論已

世家十卷男耆校

史記志疑卷二十六終

史記志疑卷二十七　　　梁玉繩

伯夷列傳第一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附案許由卞隨務光之事出于戰國諸子後人妄述造飾多端史公蓋亦疑其說耳

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案史所載俱非也孟子謂夷齊至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年安得言歸于文王卒後其不可信一巳（說見周紀）書序謂武王伐紂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紀亦有九年祭畢之語畢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巳（龜策傳言文王攻紂病死載尸而行太子發代將戰于牧野尤妄）禮大傳謂武王克商然後追王三世安得言徂征之始便號文王其不可信三巳東伐之時伯夷歸周巳久且與

太公全處岐豐。未有不知其事者。何以不沮於帷幄定計之初。而徒諫於干戈既出之日。其不可信四已。曰左右欲兵之。曰太公扶去之。武王之師。不應無紀律若是。萬或緩不及救。則彼殺比干。此殺夷齊。不與若以暴易暴乎。其不可信五已。正義數首陽有五。前賢定夷齊所隱爲蒲坂之首陽。見困學紀聞七空山無食。采薇其常爾。獨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恥周之粟。於義爲不全。其不可信六已。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祐。必指夷齊。王逸注。恐非也。劉峻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引古史考。謂野有婦人難夷齊采薇。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後紀四引類林云。夷齊棄薇不食。白鹿乳之。論語稱餓于首陽之下。未嘗稱餓死。孔子餓陳蔡。靈輒餓翳桑。詎必皆至于死。且安知不於逃國之時餓首陽耶。其不可信七已。馬總意林引論衡言二子奪國餓死首陽其說雖妄。然亦可證其非恥周之故。至韓子和氏篇言武王讓以天下弗受。餓死。外儲說左言伯夷以將軍禮葬首陽則

謡也。卽云恥食周粟。亦止于不食將祿。非絕粒也。戰國燕策蘇秦曰。伯夷不肯爲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蘇秦傳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曰。武王遷九鼎于洛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祿。豈果不食而死歟。其不可信八已。卽云不食餓死。而歌非二子作也。詩遭秦火。軼詩甚多。烏識采薇爲二子絕命之辭。況歌言西山。奈何以首陽當之。設唐風之采苓爲軼詩。則詩中明著首陽。將指爲夷齊所作歟。夫仝一燕燕詩。小序以爲莊姜送妾。列女傳以爲定姜送婦。仝一黍離。韓詩以爲尹吉甫子伯奇弟伯封作。見曹植集令禽惡鳥論及御覽四百六十九。齊魯詩以爲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見新序節士及容齋四筆白虎通諫諍篇以相鼠爲妻諫夫之詩。列女傳以芣苢蔡女作。行露申女作。柏舟齊女作。大車息夫人作。趙岐孟子注以鴟鴞爲刺邠君。以小弁爲

伯奇之詩。列子仲尼篇以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爲堯時童謡。呂氏春秋愼人篇以北山普天之下四語爲舜作之詩。求人篇以鄭風子惠思我四語爲子產所作之詩。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注引琴操以鄒虞爲邵國之女所作。水經注五以新臺爲齊姜所賦。困學紀聞三謂近世以關雎爲畢公作。又引袁孝政釋劉子以青蠅爲刺魏武公。宋張戩正蒙樂器篇以唐棣爲文王之詩。岐頭別見莫辨所由。則史公偶得一詩而漫屬之夷齊。毋乃類是。其不可信九已。孔子稱夷齊無怨。而詩歎命衰。怨似不免。且其意雖不滿于殪殷。而易暴之言甚懇。必不以加武王。其不可信十已。先儒多有議及者。詞義繁蕪。不能盡錄。余故總攬而爲此辨。藝文類聚三十七載魏廉元弔夷齊文皆二子餓死背周爲非不爲無見。

附驥尾而行益顯

案日知錄廿一曰、本是附夫子耳、遊上文雷仝、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余攷樊酈滕灌傳論亦有附驥之尾句、謂高祖也、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案說苑尊賢云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成陰卽高密、與潁上異、又夷吾謚敬仲、似當書之、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

古史曰、此三說皆非也、桓公二十九年會諸侯于陽穀爲鄭

謀楚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伐楚因侵蔡蔡在楚北故春秋先書侵蔡其實本爲伐楚動也（穀梁傳載西周策及韓子外儲說左上言桓公伐蔡而號曰誅楚借名與師史本此）山戎病燕故桓公爲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令燕修召公之政而後可哉曹沫事出戰國雜說（辨在刺客傳）公羊不推本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爲然皆不可信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仁和孫侍講效曾曰齊世家管仲卒于齊桓公四十一年爲魯僖十五年而晏子於魯襄十七年始嗣其父桓子爲大夫見左傳乃齊靈公二十六年也則管晏相去九十年史公謂後百餘年者誤矣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附案晏子春秋雜篇載此事謂石父爲中牟之僕不言在縲

紲故工義云與此文小異但下文曰其書不論論其軼事則贖石父不在晏子春秋中乃後人集錄而異其詞也呂子觀世新序節士七亦載此事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案四書釋地又續曰苦縣屬陳老子生長時地尚楚未有陳滅于楚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況老聃乎史冠楚于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者非也余因攷葛洪神仙傳謂楚苦縣人隸釋邊韶老子銘謂楚相縣人春秋之後相縣處荒今屬苦在賴鄉之東過水處其陽並仍史誤而晉皇甫謐高士傳云陳人陸氏經典序錄云陳國苦縣厲鄉人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篇云老君生于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

九井西李下。廣宏明集唐釋法琳十喻篇引高士傳言楚之相人說也。固未嘗誤。禮曾子問疏引史作陳國苦縣。豈讀別本乎。

姓李氏

附案索隱本及後書桓帝紀注引史三字並在名耳字聃之下。今本譌在上也。

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附案老子是號。生即皓然。故號老子。見三國葛孝先道德經序。耳其名。神仙傳名重耳。聃其字。呂覽不二重言兩篇作老耽。非字伯陽。字而曰謚者。讀若王褒賦謚爲洞簫之謚。非謚法也。說在孟嘗君傳。蓋伯陽乃周幽王大夫。見國語。不得以老子當之。又墨子所染呂氏春秋當染並稱舜染于許由伯陽。則別一人。幷非幽王時之伯陽父。乃高誘注呂於當染篇以伯陽爲老子舜師之。呂本味篇堯舜得伯陽續耳也。

而於重言篇以老耽爲論三川竭之伯陽孔子師之。周紀集解引唐固亦云伯陽甫老子也。豈不謬哉。但索隱本作名耳字聃。無伯陽謚曰四字。與後書桓紀延熹八年注引史合。并引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則是後人惑于神仙家之傅會。妄竄史文。隸釋老子銘神仙傳抱朴子雜應篇唐書宗室表通志氏族略四路史後紀七並仍其誤耳。至路史載老子初名元祿。注謂出集眞錄。酉陽玉格言老子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俱屬荒怪。儒者所不道。索注曾子問云。老聃古壽考者之號。老子銘云。聃然老旄之貌。並非

老子曰

案老子答孔子問禮之言。與孔子世家異。驕氣多欲態色淫志。亦非所以語孔子。當依世家爲近實。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案老子之言非至言也安得遽歎其猶龍哉此本莊子天運篇然莊子多寓言而據爲實錄可乎前賢辨其妄矣

莫知其所終

案莊子養生主曰老聃死秦失弔之則老子非長生神變莫知其所終者自有此言而道家遂有化胡成佛之說釋道宣廣宏明集辨惑篇序云李叟生于厲鄉死于槐里莊生可爲實錄秦佚誠非妄論又道宣跋孫盛老子疑問反訊篇後云老子遁于西裔行及秦壞死于扶風葬于槐里水經注十九言就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路史後紀七注鄠縣柳谷水西有老子墓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索老萊子與老聃判然二人弟子傳序分列言之而此忽疑爲一人路史因附會其詞云老子邑于苦之賴賴乃萊也故又曰老萊子何其誕哉漢藝文志老萊子十六篇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索隱本有字在六十下）或言二百餘歲

索得道之士恆多壽固不足異攷廣宏明集卷一有姜斌者言老子生當周定王三年乙卯之歲（定三年乃丁巳乙卯是元年也）若九月十四子時至敬王元年庚辰（敬之元是壬午庚辰乃前二歲景王廿四年也）年八十五化胡（當是八十六）十三卷法琳十喻篇言老聃生桓王丁卯之歲（桓之六年）終景王壬午之年（景無壬午蓋敬王元年也）元僧智常佛祖統載卷三書老子卒于己卯年乃景王二十三年姜言八十餘歲不過中壽法琳所稱則百九十六歲豈如漢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之比歟然不可信也史公妄疑太史儋爲老子儋

見秦獻公在烈王二年逆推至定王三年凡二百三十一年彼曰二百餘歲而史以孔子年十七問禮在景王十年順數至烈王二年凡百六十二年故曰百六十餘歲何足據哉路史後紀復牽合伯陽父老子太史儋爲一人計幽王二年伯陽父論三川竭至烈王二年儋見秦獻公凡四百七年故後紀曰壽四百有四十注又云二百七十于是仍謬襲怪有謂老子生于莊王十年恆星不見之歲者有謂生于昭王二十四年者並見路史發揮匽星篇有謂生于宣王四十二年平王時爲太史者見路史後紀七注有謂在周三百餘年文王武王時爲史者見神仙傳有謂生于殷王陽甲之世者見列仙傳高士傳及路史發揮注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又以老子爲舜師葛孝先道德經序云老子生乎太無之先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下爲國師代代不休陸氏莊子

天地篇音義引通變經云老子開闢以來一千二百變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引開天經云老子生于未有天地之先嗣後歷代下降爲師妖幻不經此周甄鸞所以有笑道論也論見廣宏明集九又論中引道德經序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天帝亦有年號乎尤爲可笑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案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至烈王二年乃百有六年此誤徐廣說有訛脫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附案此語四見似當以七十歲爲定說在周紀

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案史公既疑老萊子卽老子又疑太史儋卽老子史以傳信奈何恍惚以惑後世哉傳中載其國邑鄉里姓名字號官守

出處以及其子孫則非異類矣而曰莫知所終曰莫知然否將所謂子孫者聃耶萊耶儋耶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

案老子卒於敬王初年而其子仕魏最少亦百餘歲宗復如是長年乎唐表以宗爲聃之後較史爲實又神仙傳引史段干無干字蓋脫失耳唐表謂宗字尊祖封於段爲干木大夫則妄也

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

附案神仙傳引史宮作言假作瑕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附案杭太史疏證引南昌萬承蒼云此二句是敘傳中語誤入于此注謂史公引昔人所評非也

周嘗爲蒙漆園吏

案釋文作梁漆園吏蓋以蒙屬梁國據後爲說也而濟邱劉記與石企齋書曰漆園有云在曹縣在曹州者二曹皆春秋之曹國宋景公滅曹于魯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莊周亦宋之官竊以史記蒙漆園吏蒙當作宋注以漆園本屬蒙邑不知一在歸德一在兗州相距頗遠也高誘呂子必已注云宋之蒙人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

附案正義據莊子秋水篇假神龜以辭楚聘事謂與此傳異殊不知犧牛之喻史公是用列禦寇篇特語有詳略耳

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附案索隱謂王劭據紀年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攷申子相韓起周顯王十八年至三十二年此十五年中紀年書交兵者三顯王廿四年魏敗韓馬陵廿六年魏敗鄭梁赫

三十一年秦伐鄭敗秦酸水。鄭即韓也然馬陵之役。當顯王即位

前一年。在甲子爲相前十八年。紀年誤書則安知梁赫酸水

二役其年不誤不得妄據以駁史公。

著書二篇

案漢志申子六篇。故集解引劉向別錄云。今備過太史公所

記也。

說難曰

附案此所載說難。以韓子校之。煩省不全。敘次亦異。蓋史公

删易與傳寫譌倒皆有之。今但舉其誤者辨焉。

又非吾辯之難

案難字衍。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附案此條當在後文貴人得計一條上以類從也傳寫錯耳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附案此條當在前文語及其所匿之事一條下又韓子也作他故字絕句此譌也字方氏補正曰當作他如晉欲伐陸渾之戎而假于祭洛也

知盡之難也

附案徐廣云知一作得難一作辭是也韓子作得盡之辭

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

案庖虜之妄說在殷秦二紀而稱百里奚爲聖人亦太過

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案韓子作能士之所恥是也

非終爲韓不爲秦

附案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後人誤以范睢書厠其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

案戰國策稱湣王殺穰苴蘇軾志林據以爲信大事記古史習學記言齊策吳注竝從之蓋穰苴之事不見于春秋況景公之時心欲爭晉霸而不能力欲拒吳侮而不足穰苴文武之略何在且晉伐阿甄燕侵河上其地皆景公時所無左傳亦不載固可疑也然吳起傳李克曰起用兵司馬穰苴不能

過晏子春秋雜上說苑正諫云景公飲酒移于穰苴之家似又非湣王時人疑以傳疑未敢遽定秦策蘇子又言田單司馬爲齊威宣將與國策諸書合

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案此語不可信齊亦恐無大司馬之官讀史漫錄云晏子憂田氏之強欲景公以禮制之而反薦穰苴使之用事其不爲失計耶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

附案此乃傳寫譌倒當云至常曾孫和自立句因爲齊威王因是威王名索隱知此文之誤而所說則非也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附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以武爲吳人漢書人表稱吳孫武藝文志曰吳孫子攷唐表孫氏世系陳無宇之子書伐莒有功賜姓孫生憑字起宗生武字長卿奔吳子明食采富春爲富春人長卿之字惟見此

子之十三篇

案漢志孫子八十二篇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此言十三篇何歟困學紀聞十日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史本傳非筆削爲十三篇也豈專指其上卷乎通考二百廿一引葉水心曰疑昔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

可試以婦人乎

通考引葉氏曰試以婦人奇險不足信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索吳世家伍胥傳竝有將軍孫武語然孫子之事與穰苴姬美而皆不見于左傳何耶通考引葉氏辨孫子乃春秋末處士所爲言得用於吳者其徒夸大之說也又胡應麟九流緒論曰武灼灼吳楚間卬明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于譚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爲說文之耳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

案武死不知何時若以吳入郢至齊敗魏馬陵計之則百六十六年矣蕭山來氏集之樵書云髕刑曰臏則是斬龐涓之孫子無名不過指其刑黥兩足而名之傳其事不傳其名何哉

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附案唐表云武生明明生臏蓋明雖食采富春未久仍反齊故史云臏生阿鄄之閒漢志亦稱曰齊孫子也至呂覽不二注云孫臏楚人恐非

後十五年

附案索隱本作後十三歲是已各本皆譌威王二十六年戰桂陵宣王二年戰馬陵相去政十三年小司馬引紀年謂無十三歲非也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附案徐氏測議曰已過而西者謂龐涓歸救欲邀齊師之未至而今已過故涓覘利疾趨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句不可解曾案輿圖思之恍悟相承傳寫之譌元本應是齊軍既已退

而東矣退而東者誘敵之計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也削此句錢宮詹曰閻氏因上文已云直抵大梁而馬陵在大梁東故臆造此說然非也齊揚言走大梁非真抵大梁及龐涓棄韓而歸齊軍始入魏地齊在魏東過而西者過齊境而西也齊軍初到未知虛實故爲減竈之計以誤之若已抵大梁而退則入魏地不止三日毋庸施此計矣

乃自到

案齊策言禽此言自到恐皆非實年表世家俱云殺龐涓蓋弩射殺之也

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

附案韓子外儲說右上有吳起令妻織組因幅狹出妻事此言殺妻求將蓋兩事也爲起妻者不亦難乎

以事魯君魯君疑之

評林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不宜用魯君字義門讀書記曰二魯字衍

起貪而好色

案文侯以起廉平使守西河又公叔之僕稱起節廉則不可謂貪殺妻辭主亦不可謂好色索隱引王劭謂此言相反良是豈前貪後廉變其舊迹而輕棄故人懼近禁臠又漁色者之常態歟小司馬以貪名解之殊迂曲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案舟中之對史與國策異豈別有所本乎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

案禹未嘗滅三苗尚書及諸子皆無其說豈誤以竄遷分北

過絕之事爲禹耶國策作禹放逐之魏策左右二字互易五帝紀注有解

大河經其南

附案湖本大譌太

即封吳起爲西河守

案爲西河守不可言封且起于文侯時已守西河矣何俟武侯封之耶即封二字衍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

案此本呂覽執一篇而言各不同未曉所以

公叔爲相

附案公叔即魏公叔痤索隱以爲韓之公族妄也但魏策有痤戰勝澮北辭賞田以讓起後一篇吳師道曰痤以計疑起于武侯起去之楚澮北之戰乃歸功于起之餘教而使其嗣

受賞何其前後之戾耶余謂讓功必非公叔痤國策誤耳

君因先與武侯言

案此及下三稱武侯誤史詮謂俱當作魏侯

北并陳蔡

案陳滅于楚惠王十一年蔡滅于惠王四十二年何待悼王始并之此與蔡澤傳仝妄而實誤仍秦策也

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案諸侯患楚彊何以楚貴戚欲害起敘事欠明當參蔡澤傳及呂氏春秋貴卒淮南道應觀之

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案呂氏春秋言起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謂拔人所射之矢插王尸也與此小異

伍子胥列傳第六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案伍參之子是舉伍舉之子是奢事莊王者參事靈王者舉安得伍舉諫莊王其誤已說在楚世家中疑此處莊乃靈之錯文

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

案太傅少傅與左傳異說在楚世家

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

案子胥亡楚至吳而已乃此言其歷宋鄭晉而與太子俱不知何據

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

案鄭殺建不知何時而子產卒于定之八年卽建奔鄭之歲

恐亦是子產誅之餘說在表

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

附案此作一句讀湖本誤以用事爲句或曰衍事字

五年而楚平王卒

案五年乃三年之誤自吳滅巢至是時三年也若自子胥奔吳數之則七年矣

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

案伯州犂三字衍郤宛見殺在魯昭公二十七年州犂爲楚靈王所殺遠在昭元年也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謂郤宛即州犂蓋緣此致誤而楚世家稱郤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徐廣本潛夫論志氏姓謂伯州犂之子郤宛郤宛之子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恐不足據定四年傳云楚殺郤宛伯氏之族出

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伯氏乃郤宛之黨非全族也呂氏春秋當染注越語注以嚭爲伯州犂子與經史異

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案降楚封舒皆非說在吳世家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

案事在七年說見表集解曰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史詮曰公子當作公孫稱囊瓦者孫以祖父字爲氏也史詮本于徐天祜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注

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

案此事左氏公羊所不載其見于穀梁定四年傳者但言撻平王之墓撻墓與鞭尸迥異而范注引鄭嗣云鞭其君之尸

法言重黎篇云鞭尸藉館論衡定賢云鞭笞平王尸索隱述贊云鞭尸雪恥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又從而甚之曰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目凡此俱本于史吳世家及此傳何其妄也伍參伍舉伍奢及鳴三世顯于楚死卽葬焉子胥復仇至出王尸以辱之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亢而效之耶設令昭王反國收先王之遺骸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壟而汙豬之子胥將奚以自立于天下乎夫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邴歜之父刖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皆特書以著其暴是知發冢戮尸春秋以前僅見之事而謂子胥行之平王哉攷呂覽首時淮南泰族賈子耳痺說苑奉使有掘冢語亦非漢書五行志下下越絕平王內傳吳內傳外傳紀策考敘外傳記竝稱鞭墳笞墓則鞭尸之妄審矣

史于年表楚世家季布傳亦止謂鞭墓而吳世家子胥傳忽變爲鞭尸之說何歟後世如王莽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故冢燕容儁發石季龍墓剖棺出尸棄于漳水姚萇掘苻堅尸鞭撻無數王頒發陳武帝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大抵皆快意私讎虐及枯骨未必非斯言開之至陶宗儀輟耕錄言楊璉眞珈取宋諸帝骸與牛馬仝瘞乃淫凶肆毒不可道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子胥之所以爲子胥而已矣公羊注疏引春秋說文云墮平王之墓燒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按平王至是卒已十年墓中枯骨尚流血乎尤妄也

六月敗吳兵於稷

案六月上缺書十年二字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案二歲當作一歲夫差當作終纍取番之誤說見表

孔子相魯

案相魯誤也說在孔子世家

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案五年當作四年姑蘇正義謂檇李之誤是也說在吳世家

敗越於夫湫

附案吳越兩世家作夫椒此作湫蓋古通用索隱云湫音椒是也左傳襄廿六椒鳴楚語作湫鳴昭四年椒舉楚語作湫舉昭三年子服椒襄廿三稱孟椒昭十三作子服湫並音椒

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

案此傳敘吳伐齊事之誤說在吳世家蓋其後五年當作其後九年即左傳哀十年鄎之役然非因景公死故也

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

案滅字一本作威此二句疑在下文吳王既誅子胥遂伐齊之下孫侍御曰吳世家敗齊艾陵後有爲鄒伐魯至與魯盟而去事則滅字疑盟字之誤鍾山札記云遂滅鄒爲句鄒卽邾也魯其君虜鄒君也魯虜古通用白虎通王者不臣章引韓詩內傳云魯臣者亡據札記本文之字當作其似曲

其後四年

案四年當作一年

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

案子貢無說越事說在弟子傳

乃屬其子於齊鮑牧

案屬于鮑氏也若鮑牧則已見殺四年矣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

附案此蓋指夫差十一年伐齊師郎之役齊弑悼公赴師故以為大功而諱其海上之敗非指戰艾陵也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案集解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晏說本于晉張勃吳錄見水經注四十卷而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案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日知錄三十一曰史記吳王既殺子胥吳人為立祠于江上號胥山水經注沔水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丞胥二王胥山上今有

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爲子胥。一以爲越大夫。今蘇州城之西南門曰胥門。陸廣微吳地記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越樞生曰。吳越春秋吳王夫差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則子胥未死已名爲胥門。愚考左傳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戰。胥門巢將上軍。蓋居此門而以爲氏者。如東門遂桐門右師之類。則是門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姑胥山不可知其所始。字亦爲姑蘇。古胥蘇二字多通用。顧氏此辨與正義相發。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

案此以胥死在戰艾陵前。與內外傳呂子知化及吳越二世家異蓋誤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十二十三兩年所書岐出。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案廿二字疑當在前益疏子胥之諫句上。與敗艾陵威鄒魯二句互易。庶于左傳情事相協。此及吳世家敘伐齊事多倒亂失實。而悼公卽陽生。此又誤說當是殺其君悼公而立壬也。至弑悼公非由鮑氏。已辨在十二侯表中。

其後二年

案二年當作一年。戰艾陵之明年也。

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

案殺夫差與誅伯嚭說在吳世家。

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　惠王不聽

案召勝者子西。不聽諫者亦子西。而以爲惠王誤矣。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

案白公歸楚。不知何年。而年表及楚世家妄謂在敬王三十

三年。已葬在表。卽如其說。則此當作歸楚四年。蓋吳誅子胥在敬王三十六年。吳夫差十二年也。

歸楚五年請伐鄭

案晉伐鄭在魯哀十五年。敬王之四十年。卽依史說。乃白公歸楚八年。非五年也。吳世家亦辨之。

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

滹南集辨惑曰。左傳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蓋恃其有恩也。而史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乎。

其後四歲

案四當作一。晉伐鄭之明年。白公作亂也。

石乞從者屈固

案哀十六傳負王者乃圉公陽。世家言惠王從者屈固。此傳

以爲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索隱曰此本爲假蓋屈乃蘧之譌遺固即箴尹固。固見哀十八傳。然蘧固圉公陽是兩人。史誤也。必因左傳圉公陽穴宮負王。與石乞尹門連文。而又有葉公遇箴尹固事。遂致斯舛耳。

史記志疑卷二十七終